

李
敖
大
全
集

2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敖自传 / 李敖著. -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1999.1

(李敖大全集; 20)

ISBN 7-5057-1519-4

I. 李… II. 李… III. 李敖 - 自传 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8)第37064号

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李敖自传 |
| 作者 | 台湾 李敖 |
| 出版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发行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经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刷 |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|
| 规格 | 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375 印张 210000字 |
| 版次 | 1999年1月第1版 |
| 印次 |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|
| 印数 | 1—5000册 |
| 书号 | ISBN 7-5057-1519-4 / K · 133 |
| 定价 | 18.00元 |
| 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|
| 邮编 | 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 |
| | 合同登记号: 图字01-97-0894 |

总 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李敖自传 | (1 - 145) |
| 我最难忘的事和人 | (147 - 231) |
| 你不知道的彭明敏 | (233 - 296) |
| 附录 | (297 - 298) |

李 敦 自 传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《李敖自传与回忆》自序..... | (5) |
| 李敖自传..... | (7) |
| 附录一 二姊给李敖的回忆(李珣) | (73) |
| 附录二 敖弟(李珣)..... | (134) |

《李敖自传与回忆》

自序

这本《李敖自传与回忆》，一共集合了十四篇文章。分别就我一生中的许多阶段，写出每个阶段的历程。

大体说来，《李敖自传》写的是家世、童年和小学时代；《从上海到海上》写的是初一；《我最难忘的一位老师》、《怀严侨》写的是中学时代的奇遇；“北土非吾愿，东林怀我师”写的是大学时代和研究所时代的师生之情；《提升文星的一个回忆》写的是文星时代的风云契合；《我最难忘的一个警察》、《最后的九日》写的是被国民党软禁时代的从容与机变；《我最难忘的一个“匪谍”》、《我最难忘的一个小偷》、《我最难忘的一间牢房》、《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》、《我最难忘的一段洗脑》写的是被国民党监禁时代的悲惨世界，和在这一世界中的悲欢与离合；《被封杀的“人民公敌”》写的是在国民党迫害下的争斗与不屈。这些文章内容，就我一生而言，虽然不是全豹，但能从“豹变”中得窥重要的几斑，也不失为“踪迹大纲、情怀小样”的

意义。

法国文豪马劳(André Malraux)写自传与回忆，用的是“反回忆录”(Anti-Memoirs)特色，以个人传奇与往日历史为题材，详人所略、略人所详，最能表现出个人、历史与时代的错综关系。我这本自传与回忆，特色亦复如此。会读书的人，必然能把握这种特色，从重要的几斑，看到全豹。因此，不论豹生豹死，都难逃留皮，这本奇书，也就功德在兹矣！

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五日夜

《李敖大全集》将《李敖自传》单独成一书，并收入《二姐给李敖的回忆》、《敖弟》、《难忘的吉林省立六中李鼎彝校长》(此篇略——编者)三篇文章，作为附录。

李敖自传

和孔夫子一样的“遗民”

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，我生在中国东北哈尔滨。那时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，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三年七个月，中国东北已在日本鬼子控制之下，日本鬼子导演的“满洲国”也成立了三年多，所以，照历史的说法，我一出生就是“遗民”，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“遗民”一样。

从阴历生日到阳历生日

我出生时候，还流行用阴历计算，所以一直是乙亥年三月

二十三日辰时(上午七至九点),乙亥年生的属猪,三月二十三日的生日一直接阴历过,直到我二十岁前查出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,此后我就放弃阴历生日了,阴历太落伍了。

六女二男

妈妈生我时候,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,这种情形,在那时代,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。中国汉朝就有“盗不过五女之门”(生了五个女儿的家,连小偷都不去偷)的话,一个媳妇,不老老实实生儿子,却一而再、再而三、三而四地生女儿,这像什么话?幸亏我应运而生,使妈妈立刻从“败部复活”,帮了她的忙不少。在生我以后,妈妈故态复萌,连生了两个妹妹,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,直到最后弟弟出世,才算两权分立。六女二男,就是我的同胞情况。

妈妈学历与女人友谊

妈妈名叫张桂贞,吉林女子师范毕业。她在辈分上是爸爸的学生,爸爸在吉林女子师范教高班的,妈妈却在低班,没教到。教到的高班学生里面有申若侠,后来嫁给庄严。那时候,流行高班学生同低班学生交朋友、合照相,申若侠和张桂贞就合照过,照片至今还保存,可是友谊早就“简直没有来往”了!女人之间的友谊真不可靠。

尹女士

妈妈是以“媒妁之言”同爸爸结婚的，那时爸爸离婚不久，前任是一位尹女士，因为这位女士不生男的，也不生女的，所以难安于位。爸爸给她找来医生诊断，但尹女士是旧式的中国妇道人家，非常“羞医”，不肯让医生看她的妇人病，最后郁郁以死，这当然是“礼教杀人”的一个例。我小时候，逢年过节要同姊妹们折锡箔，装入大纸口袋，烧给死去的亲人，其中一袋，就是烧给尹女士的。

不生男的不怪女的

现代的生理学证明，生不生男的，原因在男方而在女方，但是以前人不知道，尤其以前的婆婆不知道也决心不知道，所以旧式的中国小媳妇会因“无子”而被“七出”，她们真可怜！

示范的婆婆

给尹女士最大精神威胁的，不幸是她碰到一个最会示范的婆婆——我的祖母（我们叫奶奶）。奶奶生了十二个小孩，

六男六女，成双成对。其中四叔、大姑、二姑、三姑、五姑虽都“寿禄不永”，但是还剩下十二分之七，剩下五男二女，成绩也以骄四邻、骄媳妇、骄媳妇之母。尹女士的困境是：不单是她自己不能生，又加上婆婆太能生，她的可怜，自然也就加了一倍。

大 爷

十二个小孩中，爸爸在男孩中排行老二。老大(我们叫大爷)李孟谦，是个村学究，为人谦和得有点怕羞。太太(我们叫大娘)是三姑六婆型的，有一男一女。儿子(李纯仁我们叫大哥)很伪善。有一次大爷去算命，算命先生说：“你这位先生，妻不贤，子不孝。”说得大爷满脸通红，连忙说：“差一点，差一点。”

籍贯的自由与不自由

大概大爷的村学究使我祖父(我们叫爷爷)不满意，大爷自己也愿成全弟弟念更好的学校，于是，在父兄的帮助下，爸爸考上了国立北京大学。本来籍贯是山东省潍县，因为领吉林省公费，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。当时只是爸爸一个人改，所以只他一个人是吉林扶余，爷爷和我们仍是山东潍县。这种情形，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到了台湾，才被户政机关命令统

一，从此我也是吉林扶余。这件小事，反映了籍贯自由的嬗变。在政府权力愈来愈大的时候，这点小自由也都不容于台湾了。

吉林扶余

吉林扶余在金朝元朝叫肇州，明朝初年叫三岔河卫，后来被蒙古人占领了。清朝初年安抚蒙古人，设了伯都纳站，所以又叫伯都纳。康熙年间在南边盖了砖城，叫做新城，光绪年间叫做新城府，民国以后改为扶余县。扶余位在松花江东北岸，在哈尔滨与长春中间，成为东北北部交通的要冲。

吉林三宝

吉林的特产是东北三宝，所谓“人参”“貂皮”“乌拉草”。人参在传说中，是一种“土行孙”式可在地下行走的植物，去挖的时候，要小心翼翼地围捕，方不被它跑掉。人参每次出土，有的相隔十多年、有的相隔二十多年。人参总在地下隐居百年以上，它虽在地下隐居，却要在林间、岩下、腐土、低温、背阴向阳、倚水又排水良好、每日阳光三至五小时等条件下，才有珍贵的结果。东北土话说“七两为参，三两为宝”，表示大的人参来之不易。乌拉草做的鞋叫乌拉鞋，可以保暖，是寒冷地带最需要的。

乌 撒

根据“李氏宗谱”，我的远籍实际是云南乌撒。据“元史”地理志：“乌撒者，蛮名也。所辖乌撒、乌蒙等六部。后乌蛮之裔，尽得其地，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。至元十一年始附，十三年立乌撒路。”乌撒路包括现在云南镇雄县和贵州威宁县；到了明朝，改为乌撒卫，就是现在的威宁县。“李氏宗谱”上说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自乌撒迁到山东潍县的。洪武十四年（一三八一）秋天，明太祖曾派傅友德为征南将军，带兵三十万征云南，那次人民的北移，是强迫性的。我的祖先，很可能是苗族。

爸爸在北大

爸爸名叫李鼎彝，字玑衡。一九二〇年（民国九年）进入北大国文学系。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，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。蔡元培是他的校长，陈独秀、胡适、周树人（鲁迅）、周作人、钱玄同、沈尹默等等是他的老师，他的同班同学，后来较有成绩的，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、冯沅君，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，同届的同学有冯友兰、周德伟、陈雪屏。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。他讲过北大的四则见闻：第一是关于蔡元培解决学生打架事件的（我另有专文记录，题目叫“真教育家的评判”收入“李敖千秋评论丛书”第六期“神仙·老虎·狗”

里);第二是关于鲁迅上课情形的,鲁迅上课,把讲义一丢,态度倨傲已极;第三是关于魏建功的,盲诗人爱罗先珂到中国来,大家捧他,魏建功独持异议,说“我们不能盲从”,引起鲁迅等人的抨击,魏建功却大大出了名;第四是关于爱因斯坦的,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,蔡元培想请他顺便到中国来,传说爱因斯坦开价多少多少钱才肯,蔡元培筹不出这些钱,只好作罢。事后蔡元培大骂犹太人爱钱云云。对这一项,我感到很可疑,因为爱因斯坦并非爱钱的人。

军阀尊敬知识分子

爸爸在一九二六年(民国十五年)北大毕业,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,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,急于回家乡养家,所以就拒绝了。因为是“京师大学堂”毕业的,回到家乡,非常拉风,他立刻被聘为吉林四中(六中?)校长,当时的待遇极好,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。当时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,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。爸爸说:军阀张作霖,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,脱下军装,换上长袍马褂,跑到各个学校,向老师们打躬作揖,说我们是大老粗,什么都不懂,教育下一代,全亏诸位老师偏劳,特地跑来感谢。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,也不敢颁发训词教教师研读的。

爸爸的著作

爸爸除在吉林四中做校长外，也在吉林女子师范、吉林大学兼课。他唯一一部著作“中国文学史”，也写在这个时期。这部“中国文学史”，后来由我加上长序，由文星书店印出来，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，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，才免于被查禁。文星垮后，改由传记文学社出版（这篇长序，题目叫“爸爸·我·文学”，收入“李敖千秋评论丛书”第三期“奇情·上吊·血”里）。

大学校长最佩服的人

爸爸在吉林大学当讲师，吉林大学校长是张作相，挂名的，不管事。校务由副校长李锡恩（纶三）负责。李锡恩后来做了立法委员，内疚神明，外惭清议，不肯开会，去了美国。这比起在台湾的万年国会的黑心委员，高明得太多了。此公德国留学，书念得不错，但他生平，却佩服一个没念过一天书的文盲——我的爷爷。